

外行和內行

彭 犁

一般的說法，你是政治學者，就有資格討論政治上的問題，化學家討論化學上的問題，電子技術工人討論電子技術上的問題，這叫做內行人說內行話。如果不是這樣，一個心理學家討論法律問題，一個物理學家討論社會問題，或一個木工討論選舉問題，就被譏為外行人說外行話。這顯然是工業社會分工過細所造成的結果，不過，不論是什麼原因造成的，它的權威性就建立在「行內」的基礎上，這一點似乎已經無可置疑。

目前許多學術的和非學術的研討會就是這樣開起來的，開什麼會就找什麼專家，開綜合性的會就把各種專家都找來，表面上濟濟一堂，實際上各說各話，大家都說完了，做幾點結論，然後出一本書，或存進檔案室。如果不相信的話，可以去查查歷年來的紀錄，除了極少數的會曾經產生過一點影響外，有多少政策或學術發展方向是靠會議爭論出來的？這個意思就是說，問題不完全在於你是說內行話，還是外行話，而在於接受的是內行人還是外行人。中國歷史上有不少讀書人向皇帝上萬言書，不是石沈大海，就是惹來殺身之禍，正是外行人講內行話的結果。其實，所謂外行、內行，也不能一概而論。如果與專業無關，就誰都可以發表意見，比如選舉，只要是合格的選民，就有資格談相關問題；又如環境汙染，消費權益，就誰都可以提出他的看法。這跟專業知識無關，根本就是權利義務的問題。反過來說，即使你是政治學者，或環境汙染專家，如果無視於職業道德和專業知識，為了個人的利益，刻意為政策辯護，故意在制度上造成選舉的不公平，或對工廠主有利，仍然是內行人做外行事，歪曲了專業知識。這就要看事件本身的性質而定，有的是利用普通知識或常識就可以判斷，有的則必須藉助專業知識，並且需要誠實的專業知識；否則，外行、內行也不見得有什麼差別。

批評也是這樣，當我們讀一篇小說或看一幅畫時，雖然自己不是一個作家或畫家，我們仍舊可以以個人的直覺或喜好，去批評小說或畫的好壞；但是，當在政策上需要推動小說和畫的發展時，就不能以個人的感受，尤其不能以外行人的感受為出發點，而必須以專業知識為基礎，去考慮它的決策方針，因為外行人無法了解個別的专业成就究竟在那裡。這就是說，假如你是一個人文學者，你就無法了解醫學上的成就；一個社會科學者，就無法了解理工學上的成就；一個物理學者、生物學者，就無法了解經濟學、社會學上的成就；甚至，在社會科學內，一個社會學者也未必能了解經濟學上的成就。這就是不同學科間溝通的困難處。事實上，即使同屬一個學門，領域不同，照樣難以判斷成就上的高低。這是由於分工太細，非用極端專業的知識，不能解決問題。

無論從學術或技術的角度來衡量，我國都還是處於一個模倣的階段，屬於自己的創造或發明極少。也就是，我們都還在學習別人的理論或方法，去重複一些工作過程，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，做些差不多相同的工作。雖不能說完全沒有成就上的高低，但這種高低只是模倣得更接近或更不接近而已。在這種狀況下，專業權威又能代表什麼呢？官大學問大，還是年紀大學問大？真是不容易區別。也許有一天，我們的學術和技術成就，像出口貨一樣，輸往美國，那時可能就比較容易判斷，誰是專業權威或大師。當這種情境出現的時候，冒充內行而說外行話的人，也許就會少一點。

【1987-10-15/聯合報/08 版/聯合副刊】